

民間故事第二集

地主和長工

趙琦



華北新華書店發行

146
1216-5
11

集二第事故間民

工長和主地

編 烽 馬



3 1760 9774 3

行發店書學新北華®

目錄

地主和長工.....	馬烽 (一)
精細吃喝.....	焦貴林 (二)
油燈燒炕.....	王芝棟 (三)
按時間辦事.....	秦克昌、李啟明 (五)
打毛鬼神.....	蘇丑牛、程天命 (六)
摸洋火.....	孫志昂 (七)
牛犢兒鬥「老板」.....	常柱山、譚廣德 (八)
「人家作甚咱作甚」.....	柴鍾仁 (九)
黃芥苗榨油.....	劉 曜 (一〇)
「爲甚這樣酸？」.....	郭守政 (一一)
割鴨嘴.....	晉歧澤 (一二)
「睡着也比你清楚！」.....	劉文彩 (一二)
劉二眼開店.....	李澎濤、杜德保 (一三)

「大小一樣」	張友(一五)
「黃尾巴」偷烟葉	宋丕顯(一六)
「塊白洋」	宏流(一七)
翻出老底子	王新秀、劉興旺(一八)
一個麻錢的故事	馬烽(一九)
和尚霸產	曾幹、郭光亮(二一)
點土成金法	喬翰東(二二)
比本領	西戎(二三)

地主和長工

馬 烽

有個地主最會尅苦長工，每天吃兩樣樣飯，他家吃的是豬肉白麵，給長工吃的是黑豆糊糊糠窩窩，天天是黑豆糊糊糠窩窩，頓頓是糠窩窩黑豆糊糊。可是地主到了外人面前，還要誇他對待長工好咧！長工乾生氣，也不敢說話。

有一天，地主家來了好多客人，正在吃飯時候，不知怎就談到對待長工上了。地主說：「不是我自誇自，我對我家的長工是再好也不能了，我家吃甚他吃甚，我就不像別人家那樣小氣。」恰好這時長工在院裏吃飯，聽了這話，氣的再也忍不住了，拿了根棒子就打狗，打的狗滿院子叫，地主隔窗子訓道：「你瘋了？爲甚往死打狗？」長工說：「牠要咬我嚙！」地主說：「你好好地牠就咬你啦！」長工大聲說道：「牠嫌我頓頓飯把牠的食子都吃了。」客人們哄的一聲笑了，地主羞的臉一直紅到耳根後。

夏天時候，地主又僱了好多短工割麥子，地主每天戴着草帽打着傘，跟在後面監工。從太陽出山受到太陽落山，也不叫歇一陣陣。正午時候，太陽像火一樣的烤人，長工

看着大家受難，實在心疼的不行，於是便想了個辦法：大聲叫道：「看！兔子在那頭吃麥子啦！大家快捉兔子去！」短工們早就想息一陣陣，聽這一叫，都拿上鏟刀跑到地頭了，一氣跑到陰涼地裏息了一陣。這下地主可氣炸了，晚上回來，把長工叫來狠狠訓了一頓，還扣了一個月工錢，並且生氣的說道：「兔子是吃了我家的麥子啦，用你着急？以後再叫喊，扣你兩個月工錢！」長工沒喘氣就出來了。

第二天又割麥子去了，地主騎的毛驢拴在地南頭樹下，長工們都在地北頭割。這時恰巧來了幾隻狼吃驢，地主是個近視眼，看不見。長工們早就看見了，故意不喘氣。等臨收工回的時候，地主才發現騎來的驢沒有了。問長工說：「我的驢呢？」長工說：「我剛才看見叫狼吃了。」地主又急又氣的說：「你看見爲甚不叫喊？」長工不緊不慢的說：「再叫喊怕你扣兩個月的工錢咧！」

精細吃喝

焦貴林

有個地主，僱的個長工，每天上地，給拿又粗又黑的糠窩窩當乾糧。長工氣的不行，給他耕地也耕的很粗，一天地主去看地耕的好賴。到地裏一看，見連草都沒翻下去，喘了口氣，便回去了。

丁。

有個地主，僱一個長工，不論做甚麼事，他總是在屁股後頭跟着督促，長工早氣壞了。

油燈燒炕

王芝棟

晚上長工耕地回來，地主說：「去把我的馬備起，我要到縣裏告狀去哩！」長工說：「你告誰？」地主說：「告那些割草的，他們到咱耕過的地裏割草去了。」長工聽了，知道他是嫌地耕的賴，忙說道：「你割的給我，我也把那些割草的告上一狀。」地主問道：「你因甚告他們？」長工說：「他們把我帶的窩窩偷去，磨了割草錢啦！」地主聽了，知道是嫌他的窩窩粗，再沒說話，也不去告狀了。心裏想道：「你狗日的嫌窩窩賴咧！明天給你拿點好的，看你怎，總要治治你！」第二天又讓長工割草喂牲口。臨起身，地主給長工拿了一個很小的月餅，說：「你把這月餅拿上當乾糧吧，雖說東西不多，可是點精細吃喝。」長工沒暗氣，拿上就走了，心裏氣的說：「這還不夠我填牙縫哩！」到了地裏，美美睡了一覺，天黑時起來。把最嫩的草心拔了幾根，頂在頭上回來了，地主一見面急問道：「你割的草哩？」長工指着頭上說：「這不是！」地主氣的說：「就那一點點就夠牲口吃？」長工不慌不忙的說：「雖然東西不多，可是點精細吃喝。」

有一天早晨去鋤地。地主故意問長工：「村南那塊地，幾個人就鋤完了？」長工說：「一個人不夠鋤，兩個人鋤不完。」地主很奇怪，於是說：「那你一個人去鋤吧！」長工扛上鋤走了。可是地主不放心，便後邊跟去偷看。長工見地主來監督他，馬上把鋤一扔，躺在樹下睡覺去了。到下午，長工扛着鋤回來。一進門，地主很生氣的問：「鋤完了沒有？」長工說：「沒有！」地主反問道：「你說一個人不夠鋤，爲甚麼沒鋤完。」長工說：「你在別處看我鋤地，還不是兩個人嗎？我早晨說過，兩個人就鋤不完了。」地主很冒火，對他女人說：「今晚不做飯，以後晚飯取消了吧，天不下雨，收不收還不一定，節省下點錢冬天吃吧。」長工二話沒說，一直跑到牲口圈裏，給牲口戴上籠頭，不讓牲口吃草。

第二天地主看見了。便問爲甚麼給牲口戴上籠頭。長工學着地主的腔調說：「天不下雨，收不收還不一定，節省下點，冬天吃吧。」這年冬天，有一次長工抱柴燒炕，被地主看見了，說道：「抱那麼多的柴做甚麼？有燈來大的火也能把炕燒熱。省下些柴做飯吧！」長工只好把柴送回去。想道：「總要叫你比燒柴吃虧哩！」以後，他每天晚上打五六兩油點燈，點着便放在爐灶裏。後來被地主看見罵道：「人睡覺爲甚麼還點着燈，放在爐灶裏？」長工說：「我是往熱燒炕哩！」地主說：「燒炕你不會攢點柴？」長工又學着他的腔調說：「有燈來大的個火，就把炕燒熱了，省下些柴做飯用吧！」

按時間辦事

寒克昌
李啓明

臨縣有個姓稚的地主，對長工點點不露空，從早到晚不讓息一陣陣。有一年四月八日，隣村唱廟戲，地主和他兒媳婦全家人都看戲去了，臨走敲到院裏兩個大甕，把房門都鎖了，吩咐長工說：「今日你担滿兩大甕水！」長工心裏雖然不高興，也只好一個人在家担水，這村離井很遠，長工整整担了一天，才把水甕担滿，肚裏又餓，心裏又氣，最後又担回一担水來，推開房門就把水倒進去。天黑時分，地主假看戲回來了，他媳婦開了房門，剛走進去，腳底下滑的一下通一摔了一交，把新衣都弄髒了。地主氣的大罵長工：「你狗日的爲甚把水倒進家裏？」長工說：「今日村裏人都看戲去了，沒人担水，井裏水多，我又有空，担回來沒倒處，就倒進去了！」

又有一回，長丁和地主一塊鋤地去了，長工流著一頭汗一頭汗鋤地，地主却背著手監工，受到太陽落山，才相隨著回來，到了河邊河水很大，地主要長工往過捎他，長工不捎，地主說：「今天廟上和尙還沒敲黑鐘咧！敲了鐘你才能下工，沒敲鐘就得由我使喚！」長工沒說的，只好把他捎上，剛渡到河當中，可巧廟上和尙「噲噲」的敲鐘了。長工一聽，「噲」的把地主扔在了河裏，地主像落湯雞一樣的爬到岸上，破口大罵。長工說：「

「你不要罵，我是按時間辦事，敲了鐘就該我下工！」

打毛鬼神

蕭丑牛
釋天命

王二小，小時給一家地主放羊，大了又給這家財主當長工，一年賺六兩銀子。受了半年嘅，還沒使一個工錢。一天上午，王二小從地裏受回來，問地主主要取些工錢，地主說：「你們這些窮小子，有了錢也福不住。窮命鬼，拿上銀子也會變成黑炭！」王二小不信，說道：「你給上我一兩，咱看變了變不了！」地主說：「好好！」馬上給了一兩銀子。王二小拿到銀子沒調好放處，帶到身上又怕上地丟了，便捲到了鋪蓋裏。吃過飯，扛上鋤又上地去了。地主看見長工放下銀子，便叫他老婆，拿塊黑炭把銀子換了。晚上王二小回來，打開行李一看，銀子真的變成炭了。哭喪着臉對地主說道：「咱真是個苦命人！」地主又說：「那是毛鬼神轉上走了，不該你發財。」

過了幾日，王二小忽然想道：「毛鬼神是個甚麼樣子，我總要看看。」於是又向地主要了一兩銀子，還是捲在鋪蓋裏，自己坐在跟前守着，守了有半柱香工夫，打開行李一看，銀子還是好好地。他便扛上鋤，大模大樣的走了，隔了一陣，又悄悄的溜回來，藏在門背後，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地主起先見長工走了，便叫他老婆拿着炭又去換銀子，他

老婆剛把長工的鋪蓋打開，正要換的時候，冷不防長工從門後撲出來了，拿了根棍子撲倒就打，打的那婆姨殺豬似的叫喊，地主忙跑來，裝着沒事人一樣罵王二小，王二小說：「我打的是毛鬼神，他已把我的一兩銀子轉上走了，我非打死不行。」地主急說：「銀子我賠你吧，不要打了。」王二小這才放開手。

撲洋火

韓志昂

有個地主，老婆長工早晨起的遲，經常罵長工說：「你們這些畜長工的竟沒良心，吃上主家熟的，拿上主家生的，每天天明了才起，你就不會早點起來，多作點營生！」有一天，長工半夜就起來了，抓了兩手大糞，悄悄的推開地主的門進去，在地主頭上亂撲搗，地主急問道：「誰！誰！」長工說：「我。」地主聽出是長工的聲音，狠狠的說道：「半夜三更你來撲搗甚麼？」長工講：「我想早起來多作點營生，找洋火點燈，我怕把你老人家驚醒！才悄悄摸。」地主覺得臉上臭得很，罵道：「你手上那來的屎，你這是作甚麼啦！」長工說：「剛才掏毛坑，黑得看不見糊上的。」地主氣得說：「你這個氣悶心！以後還是天明了再起吧！」

牛犢兒鬥「老板」

常柱山
譚廣德

交城馮家莊任萬善，是靠剝削羣衆發財的，村裏人當面稱呼他「銀財主」，背後叫「老板」。他僱下個長工叫牛犢兒，有一天過節，他全家吃了雪白的河撈麵，給牛犢兒却另外壓了些又粗又紅的高梁麵。因為河撈床子沒洗淨，壓下的麵都帶着個白頭。牛犢兒氣的端着碗跑到大門上，一面吃一面假哭。村裏人聽到哭聲，不知是鬧下甚事了，跑來好多人問道：「牛犢兒你哭甚？」牛犢兒說：「唉！這家財主死的真苦情，吃的紅麵都帶着孝帽啦！」

「老板」刻苦長工很兇，牛犢兒就怠起工來了。有一天早飯以後，「老板」和牛犢兒去種穀子，地離村有四五里遠。臨起身，牛犢兒悄悄把「牛犢子」放到大門頂上，到了地裏要動彈時卻沒有了「牛犢子」，「老板」說：「牛犢子在那裏？」牛犢兒說：「嘿！忘了拿啦！」「老板」便親自跑回去拿，家裏院裏拾翻了三四遍也沒找到，又怒氣冲冲的跑來，叫牛犢兒回去拿，牛犢兒回去拿上「牛犢子」跑到半路上就睡了。「老板」在地裏左等右等等不來，急得又跑回家去看是怎回事。長工遠遠看見「老板」來了，忙解開褲子蹲下，却好跟前有一堆牛糞，連忙放到屁股底下，「老板」氣兇兇的跑過來

說：「你在這裏作甚？」牛犢兒說：「腐尿。」「老板」說：「你腐下的尿在那裏？」牛犢兒指着牛屎說：「這不是！」「老板」說：「那是牛屎！」牛犢兒說：「人跑路跑的前着丁急，甚麼屎不許腐！」「上午工夫，就這樣白過去了。」

「人家作甚咱作甚」

榮鐘仁

有個掌櫃的，是最難侍候的人，他僱着個長工，常嫌長工不自動找營生做，因此，他要長工每天去問他應做些甚。於是長工每天吃早飯就去問掌櫃的。日久，掌櫃的就有些不耐煩，有一天長工跑去問：「掌櫃的，今天該做甚去呀？」掌櫃的便不耐煩了，很生氣的回答道：「莊戶人家不用問，人家作甚咱作甚。」長工跑出大門外邊，忽然聽見對面梁上有幾個人在那裏挖墳墓，連忙回去拿了一把鐵頭和一張鐵鍬，也跑到掌櫃的地裏挖了個墳墓，晚上回來掌櫃的就問：「你今天作了些甚？」長工說：「給你老人家挖下個墳墓」。掌櫃的很生氣的瞪起眼睛說：「沒有死了人，你給誰挖墳墓，真是混蛋極了。」長工說：「你不是說人家做甚咱做甚？我見人家挖墳墓，我給你老人家也挖了一個。」

黃芥苗榨油

劉 曜

從前，河曲郝家溝有一家姓郝的地主，僱了個長工叫郝三小，這人受起苦來，能頂兩個使，每天都是天不明上地，黑乎乎的回來。地主家存着兩三壺油，却捨不得給長工點盞燈，每天總是讓長工黑摸著吃飯。

一年夏天，郝三小從地裏受回家時，地主全家都睡下了，郝三小肚子早就餓的「咕咕」叫，照例到廚房爐台上摸稀飯、辣炒麵盆，剛一伸手，就被蠟子螫了一下，疼得「啊」一聲亂叫，忙叫地主家給點個燈。地主在被窩裏帶理不理的說：「蠟子螫一下死不了人，點燈，油還在黃芥苗上沒榨下哩！」這下可把郝三小氣炸了，一夜都沒睡好。

第二天，郝三小起的更早，起來向地主說：「今日作甚咧？」地主說：「鋤南梁上的黃芥去罷！」郝三小扛了張鋤頭走，邊想昨晚的事，越想越氣。

想起地主說「油還在黃芥上」的話，肚子裏直冒火，到了地裏一看，黃芥苗長的黑油油的，大的二三尺高了，小的也有一尺多高，他連氣也沒喘，一鼓勁的掘坑塋上的瓷土坨，一陣陣就掘下一大堆，把黃土坨堆攢在黃芥地裏，大苗子給壓了兩坨，小苗子給壓了一個坨，黃芥苗子很嫩，一往上壓土坨就折斷了。趕晌午已壓過多半塊了。

。這時地主看來了，看見這個樣子，氣的罵道：「你狗日的這是做甚呀！」郝三小說：「掌櫃的不是說過燈油還在黃芥上嗎？今天我給你榨油啦！大苗子壓兩吃埧土，小苗子壓了一圪塄。」掌櫃的聽了這話，氣得張臉成了個醋葫蘆。

「為甚這樣酸？」

郭守政

樊鐵柱是五寨韓家樓人，前些年給地主張五攪長工，有一年過七月十五哩，主家吃的是上好白麵饅饅，給樊鐵柱却蒸了個又黑、又小、又瓷、又酸的饅饅。樊鐵柱氣的不行，心裏想：「主家天天白麵，頓頓豬肉，咱受上一年，好容易過個七月十五吃頓白麵，主家都心疼的不行，給捏了這樣個饅饅！」越想越生氣，於是便把饅饅吊在羊圈門上，拿了個柳條，一面打一面「日噠」。鄰家們以為吵架哩！都跑來看，主家也出來了，大家齊問因甚打饅饅。樊鐵柱指着饅饅說：「這狗日的真氣人。小是收成不好，黑是我担的水少麥子沒有洗淨，瓷是給小了。為甚這樣酸？你酸老子的甚！」說完又打，衆人拉也拉不開，一氣打了個西巴爛，主家羞的滿臉通紅。

刮鴨嘴

曹岐海

有一個地主，非常小氣，恐怕長工吃飯多，每次往地裏送飯，總是少，長工能吃三碗，他只送兩碗。這樣年長了日久了，長工餓得不行。有一次地主送去飯，又短一碗，長工想罵，又不敢罵，便轉了個彎說：「我有個故事，你愛聽呀不聽？」地主說：「愛聽，你說吧！」長工說：「從前有個販雞和鴨子的人，有一次他担上去賣鴨子，鴨子不快，是雞快，他就趕快回去担上雞去賣，一陣陣就把雞賣完了。回家來一看，鴨子很少，又賣不了，正愁得沒法想，忽然他看見雞和鴨長得差不多，就是鴨嘴比雞嘴粗扁一些，於是他想了一個法子，拿來一把刀，在鴨嘴上刮，想把他刮成雞嘴，然後假充雞去賣，刮了一陣，鴨子痛得受不了，就罵道：『日你個老祖宗的，你想發財到別處發，只刮老爺的嘴能過了你的日子啦！』」

「睡着也比你清楚！」

劉文彩

有個做買賣的掌櫃，僱了一個夥計，每天讓這個夥計做營生不中用。有一天，他告

夥計說：「以後你做營生要有點眼色，看見人不做的，事你就做，看見人不吃的東西，你再吃，」意思是剩菜剩飯叫夥計吃，苦重營生叫夥計做。

有一天，夥計就把財神爺桌上的供獻吃了，把流水牌上記得賬擦掉了。掌櫃的回來看見，便問夥計：「供獻那裏去了？」夥計說：「我吃了。」掌櫃的說：「誰叫你吃了？」夥計說：「你不是告我不吃的東西叫我吃，我見那供獻放了好多時，誰也不吃，我就吃啦！」掌櫃的乾氣沒說的，又一看流水牌子，擦得乾乾淨淨，問夥計，夥計又如此那般一講，掌櫃罵道：「你算是個笨蟲，我睡著覺也比你清楚！」

有一天上午，掌櫃的正在櫃房睡午覺，來了個人拿的請帖，請掌櫃吃午飯，夥計對那人說：「你去吧，我告掌櫃的去？」那人走了，夥計便拿上帖，去到掌櫃臉上幌了兩下，便出來。到半下午時分，掌櫃起來了，夥計跑出去說：「今上午有人請你去吃飯！」掌櫃一看天色半下午了，說：「你倒還吧，上午請客下午你才告我啦！」夥計說：「你不是說你睡著也比我清楚嘛，連這點小事也不知道？」

劉二眼開店

李澎濤
杜德保

從前，陝西吳堡縣有座驛馬店，店掌櫃名叫劉二眼，是個最勢利的人。對有錢客

人是一樣；對窮苦客人又是一樣。他店裏定了一條規矩，就是吃白麵的客人，在炕上睡，吃小米的客人，在地下睡，就是炕上有空空也不准上去。出房錢却都是一樣多。

有一年冬天，下着大雪，有七八個趕牲口的人，來到店。一進門，店掌櫃說道：「你們是吃白麵呀？還是吃小米？」趕牲口的人們說：「咱們都是窮人，吃不起白麵，吃小米吧。」店掌櫃說：「我們店裏的老規矩，吃白麵客人在熱炕上睡，吃小米的在地下睡。」趕牲口的聽了，都很氣忿，但也沒辦法，只好把行李放到地下。其中有一個叫王鏞平的說：「我吃白麵呀！」店掌櫃笑着說：「那你快住到炕上。」到吃飯時，店掌櫃問王鏞平說：「你吃幾斤白麵？」王鏞平說：「五斤！」店掌櫃明知他吃不了，但爲了多賣錢，馬上就叫伙計去做。一陣工夫做好了，端來一大盆。王鏞平先吃飽，然後把剩下的都喂了驢。

店掌櫃看見很奇怪，但也沒喘氣，以爲他是個傻瓜。

到睡覺時候，王鏞平把驢拉進家裏了。店掌櫃看見忙喊道：「你把驢拉到家裏作甚？」王鏞平說：「叫牠上炕睡覺。」店掌櫃說：「驢有驢圈，炕上是人住的！」王鏞平說：「你店裏的老規矩是吃白麵的在炕上睡，我的驢也是吃的白麵呀！」說着就往炕上拉。店掌櫃乾生氣沒說的，只好央求道：「好神神呀！我不要你的白麵錢了，快拉出去吧！」王鏞平說：「不行，咱是按你的規矩辦事！」急得店掌櫃說：「只要你把驢拉出去，你要怎也行。」王鏞平見他軟了，這才改口說道：「那你讓我們吃小米的窮人，都到

熱炕上睡！」店掌櫃連忙應承。在地下睡的人高興的說：「這可給咱窮苦人出了氣啦！」說着都搬到了炕上。

「大小一樣」

張友

有一家織布工廠，廠主對待工人非常壞。誰要在布上織下個窟窿就要扣五毛工錢。工人們怕扣工錢，都是用心的織。可是廠主爲了少出工錢，故意挑小毛病。有一個女工因爲趕工趕的天黑了，絲頭斷了看不見接，織下兩個米顆顆大的窟窿，就被廠主挑出來，非扣工錢不可。工人說：「米裏還有個穀顆顆，布頭上有個斷線窟窿怕什麼。你不能扣我的工錢！」廠主睜大眼睛說：「窟窿不管大小，大小都一樣，織下一個扣五毛，你織下兩個扣一元。」說的那工人很生氣，順手拿起一把剪子，「嘶」的一下，把兩個小窟窿連成了一個大窟窿，然後對廠主說：「窟窿不管大小，大小一樣，兩個是扣一元，這是一個，你扣上五毛吧！」

15
(編者附帶說幾句：以上十四篇，大都是僱工和地主掌櫃的鬥爭故事。從這些故事中，可以看出地主掌櫃那種尖酸小氣的慳吝像，他們不僅在經濟上，體力上殘酷剝削壓榨僱工；而且在細小的生活上一點都不放鬆。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被壓迫者的反抗精神，僱

工們用各種各樣巧妙辦法，和地主掌櫃進行合法鬥爭。）

『黃尾巴』偷煙葉

宋丕顯

五寨有個地主名叫趙富貴，在村裏也算個識字的先生，誰家有個病哩痛哩，他就拿上一本玉匣記給人們送神送鬼。這人除了放債吃租外，還有一個灰毛病，就是長着隻手，因此人們送了他個名字叫『黃尾巴』。一天他領着長工去種柳樹，看見隔壁王二摘下來的煙葉子綠生生的真愛人，趁長工同去送柳梢的時候，把煙葉捆到柳梢裏，抱。往日不管長工怎樣疲累，他也不放在心上，今天長工一放下擔子，他就叫回家歇着去，並且親自動手解繩子。長工想：『這可是日頭朝西出來啦！』想着，從窗戶眼裏一瞧，看見『黃尾巴』抱着一捆煙葉子正往房背後的簷上放呢！長工也沒吭聲。不大一陣，王二在街上嚷着尋他的煙葉子。『黃尾巴』反倒笑迷迷的走過去說：『還是那個瞎了眼的幹得這灰事。』說罷拿出三個麻錢來替他打卦。他搖了幾下頭，口裏唸道：『不頂事啦，煙葉子是屬火，人像土朝南走了。今年是丙寅年，丙寅丁卯爐中火，南方又是丙丁火，煙葉子那能吃在三火齊燒呢。咳，算你還好，要丟這煙葉子，你家今年難逃天火燒呢！』長工劉四知道了，心裏不忿氣，便悄悄的告王二說：『尿，丙寅丁卯爐中火

，像烟的脫不過這老傢伙。打卦本是欺騙你，菸葉子藏在房檐底。」王二跑去一尋，果然在那裏，就要到村公所告去，這下把「黃尾巴」可急壞了，他怕傳出去丟了他的面子，於是一把拉住王二，求情說好話。最後賠了一斗莜麥才算了事。

一塊白洋

宏流

崑崙宋家寨地主張三，在民國二十五年春天，僱下潤良當長工，不管穿，祇管吃，一年工錢十二塊白洋。說定地主每月月底交長工一塊白洋。從上工的那一天起，地主就和他婆姨捏好了圈套，一心要勾搭潤良。潤良上了他們的圈套了，地主還給他們騰空窩，讓他婆姨和潤良多接近。月底，地主給了長工一塊白洋，晚上，在潤良被窩裏他婆姨又把這塊白洋要去了。一月、兩月，一年、兩年……每月每年都是這塊白洋，轉來轉去，轉了整整十年的時光，白洋也磨成光板板了，潤良却受的又黑又瘦，一個錢也沒賺下。有一年，臘月三十日，村裏的人給這家地主門上，貼了一付春聯橫額，上寫着「一元復始」。

翻出老底子

王新秀
劉興旺

常雙月是個大地主，剝削了三輩子窮人，土地改革中，村裏羣衆問他算出百來塊地上，他很滿意，對農會幹部姚二小更是不滿，一見面就連說帶笑的譏諷姚二小。有天晚上，剛開完會，還有許多人沒散走，閒談開敞。常雙月想借機會侮辱姚二小，便說道：「二小兄弟！咱倆個小時是同學，要笑慣了，現在你是幹部，平時我也不敢和你要笑，今天咱們解姓指名折字作詩開玩笑吧？但是說甚誰也不許惱，你同意不？」二小猜準他七八分的心思，就說：「很好很好，就請你先解我的姓指我的名折字作詩吧！」雙月說：「你姓的姚字是男盜女娼的女字，過來不祥之兆的兆字。」衆人聽了有些不高興說：「作詩吧！」雙月又說：「二小哥，可不許惱！」二小說：「不惱，你說吧！」常雙月看了一下全屋子，除過他共有二十四個人，於是說道：「算字喜相逢，共有二十四個猴人人，就是得到好土地，可惜生的命裏窮。」說完他冷笑了一聲說：「咱們是取笑哩，不要見怪，請對詩吧！」屋裏的人心裏都明白，知道他是在罵衆人哩！姚二小說：「小字頭。龜蓋蓋，下來喪門吊客的吊字，就是你的常字。」衆人大笑的說：「好！作詩吧！」姚二小道：「朋字喜相逢，發財不光明，黑夜財源來，月下待親朋。」二小一說

完，大家就高興的你一言我一語的說：「作的真實在，說到骨頭裏了。」把個雙月說得面紅耳赤。原來他家當地主，是憑上他祖母和姑姑們賣淫發了財的。過了一會兒，他又緩起氣來說：「我再另給二小哥作一首，請你再對吧！」二小和衆人說：「行！行！行！」他想：「我這回給他說上幾句好話，他一定也會給我說好的，這樣就把我家的醜事掩飾住了。」於是說：「算字是二小，頭上長的靈芝草，得到好土地，從今長起富苗苗。」說完問道：「二小哥，這話怎麼？」二小說：「可以，可以。」接着作詩道：「朋字是雙月，發財不見日，三更造假賬，半夜改文約。」說着衆人拍手笑道：「沒有一句虛的，常雙月！這話怎麼？」雙月說：「比上次好聽些！」衆人說：「不虛說你吧！」雙月說：「啊！不虛說，對的哩！」

（編者稍帶幾句：以上三篇故事，揭穿了地主老財虛偽的外衣，露出了他們卑鄙無恥的原形。）

一個麻錢的故事

馬 綠

從前有個大財主，外號人叫「鐵公雞」，是個一毛不拔的慳客鬼。一生只知道攢（音攢）錢霸家當。見了別人的甚東西也愛見。比如從誰家園子地頭走一走，至少要攢

幾個蘿蔔偷幾片菜。

有一年正月裏，「鐵公雞」在街上看見個小孩「滴錢」，忽然一個麻錢滾到他腳跟前，鐵公雞順手撿起，便填進了嘴裏，丟了錢的那個小孩問他說：「伯伯，你把我的錢拾起啦？」「鐵公雞」只是搖搖頭，不敢開口，怕把錢掉出來哩！另一個小孩叫道：「他拿起我的嘴裏啦！」這下「鐵公雞」可氣壞了，一面打那個小孩，一面罵道：「你胡尿說。」誰知道這一開口，可出下亂子了！口裏的麻錢滑進去了，不上不下，可好卡在喉嚨裏，同去就上府下，連口開水也嚥不下去。一家人都不知得了甚麼病，急得要去請醫生，「鐵公雞」搖手不讓去，家裏人又要去請巫神，「鐵公雞」又搖手不讓去，家裏人沒辦法，只好由他。

過了三天，看看快死了，他的三個兒子都圍在他床前，商議預備後事。大兒說：「咱家這麼大的財主，老人死了應當買付柏木棺材！」「鐵公雞」瞪了他一眼，搖了搖頭。二兒說道：「我看買付柳木的也就行了。」「鐵公雞」又瞪了一眼，又搖了搖頭，三兒知道他大是個看財奴，忙說道：「咱大儉省了一輩子，死了買棺材白花錢，我看拿簾子捲了也可以。」「鐵公雞」雖然不像以前那樣生氣了，但還是搖頭。兒子們齊聲問道：「你老人家的意思是要怎？」「鐵公雞」要來紙墨筆硯，爬在枕頭上寫道：「我死了不要買棺材埋，稱上幾斤鹽淹的賣了熟肉吧，至少也能賣幾吊！」寫完閉上眼死過去了，隔了老大一陣工夫，忽然又睜開眼，抓起筆寫道：「賣肉時小心點，喉嚨裏還卡的二

個錢咧！記住開墾時拿出來，不要連錢賣給人家！」

（編者附帶幾句，這個故事雖然有些誇張，但對那種守財奴地主，却諷刺得很深刻，農村中這種怪物很多，硬是抱着元寶跳井；捨命不捨財。比如興縣瓦塘行政府，有一家地主，佃戶少交一兩種子都不行，他家窖裏成幾百石的存糧却瀝成糞了。你說這種人，除過破爛生靈，墾墾教育發展以外，還有什麼用處。）

和尚霸產

甘 幹
郭光嘉

離石安國寺，是一個很大的寺院，有廟地二百七十多頃，全是藉估豪農的。據說遠在康熙年間，安國寺裏沒有一畝地。廟裏的老和尚是一個奸詐鬼，沒窟窿還挖下窟窿，專門會騙客子說詐人。有一年秋天天下大雨，廟門外的石崖塌了一片，露出平平的山地甚石來，很像地磚的樣子，老和尚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連夜在上邊刻了幾個字：「周圍十里內之地，均屬安國寺所有。」然後就一直跑到京城，稟告康熙皇帝說，這百姓把他的廟地給佔了。康熙皇帝聽了，不問清紅皂白，就下了一道命令，把周圍十里以內的老百姓，全都抓到汾州府，各打五百大棍，限期把地讓給老和尚。可憐老百姓有話不處說，白挨了打不說，還把祖祖輩輩傳下的土地送給安國寺。從此老和尚得了這二百七十多

地，就用高租重利剝削人，自己坐着當起地主來，養活了許多徒子徒弟，想打就打，想罵就罵，左隣右舍的羣衆，都變成他的奴隸，一直傳流到今天。去年進行土地改革，才把這些非法奪去的二百七十多塊地，全部分給羣衆。

（讀者捐帶幾句：和尙是舊社會封建地主統治農民的幫兇，一些貴族和紳，實際也是地主階級，直接參加剝削壓榨農民，他們用神鬼迷信來麻醉農民，從這個故事裏，也可看出這一點。）

點土成金法

齊翰東

有個二流子叫王大，想吃好的，怕動彈，整天東遊西串。別人勸他好好生產，他總不聽。一心想找個發大財的法子。

一天，東村趙勤勞專來找他，對他說：「我會點土成金法，你願不願意學？」王大聽了高興的忙請到家中，請求馬上就教，趙勤勞說：「不那樣容易，現在是春天，土還不能變啊，你要跟上我好好學，我叫你作甚你就作甚，才能學會。不准半路上退學。」王大都滿口應承了。

從這天起，每天雞一叫，老趙就喚起王大，一塊上地動彈，老趙刨地，叫他也學着

卸地，老趙攢攢，叫他也學着攢攢……學了十來天，王大受的腰酸腿疼，不想學了。老趙就對他說：「學點土成金就是件難事，你要怕熬累，一萬輩子也學不會。開頭咱們說好的，不准半路上退學！」王大只好咬住牙學，過了幾個月工夫，王大學起來腰腿就不疼了。

秋天打完場，老趙指着金貴的穀堆，對王大說：「現在你已經把點土成金的法子學會了。」王大還不懂，老趙說：「我的本事已經都傳授給你了，有兩個字的秘訣，就是『勤勞』，以後，年年照今年這樣點法，保險發大財。」

比本領

丙 我

從前有個大地主，有三個女婿。大女婿是個文官，二女婿是個武官，三女婿是個莊稼漢。有一日，地主生日，三個女婿同來賀壽。大女婿頭戴烏紗帽，坐的四人抬轎，二女婿身背弓箭，騎的高頭大馬；三女婿莊稼漢，穿的破破爛爛，戴一頂草帽，步行着走來。三女人在半路上，碰到一堵了。客氣了一番以後，大女婿看了三女婿一眼，說道：「你看咱們走着沒事，對一對詩吧！」二女婿聽了，知道大女婿是想捉弄一下三女婿，便拍手贊同。這時三女婿沒言語。大女婿便第一個做起詩來道：「我的轎頂圓又圓，四

角紅繩子往下連，八條腿兒蹣跚走，裏頭坐個活神仙。」說罷，得意的大笑起來。二女婿聽了，接道：「我的頂子圓又圓，我的馬尾巴往下連，四隻腿兒蹣跚走，馬上坐的活神仙。」說罷也得意的笑起來。三女婿看見他兩個都異常得意，便有些起火，頓口也作道：「我的草帽圓又圓，兩條胳膊往下連，兩條腿兒蹣跚走，腿坎拉裏吊個活神仙。」大女婿二女婿一聽三女婿罵了他們，滿肚子不高興，可又無話可講，便不言不語往丈人家來了。

當天拜完壽，老丈人把他們請在一張桌上吃酒，大女婿二女婿想起路上的事，便咬住耳朵低咕了一氣，二女婿道：「咱們今天吃酒，來比比本領，誰的本領大，誰吃酒，誰不比過，下去端酒。」三女婿只吃不言語。大女婿道：「我官高，我勢大，一縣之父萬民怕，我要叫誰死，想活也無法。」二女婿接道：「我有弓，我有箭，百萬軍中我爲先，我要叫誰死，立馬在眼前。」三女婿一聽，生氣的拍桌大罵道：「我有劍，我有劍，我的本領在這裏，我到一天不動，餓死你們這羣白骨頭。」正談間，房子忽然失了火，大女婿乾着急沒法，失聲大叫：「人役們，快鳴鑼集衆救火！」二女婿哭聲大叫：「衆將官，快用弓箭射火！」三女婿一人睡了他們一口說：「丟你媽的官，收你娘的箭，不如老子的挑水担！」馬上挑了一担水，上房把火澆滅了。

氏間故事第二集

地主和長工

著者：馬 烽 等

出版者：華北新華書店

發行者：華北新華書店

一九四七年十月出版

